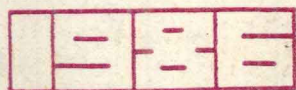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外国文学研究

第 1 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外国文学研究(1)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6)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剪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5 印张 128 千字
1987年3月北京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统一书号: 10201·77 定价: 1.30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研究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某些出于反动政治宣传目的,蓄意捏造、歪曲或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予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目次

《伊底帕斯王》几个交待不清的问题	郭博信	一
撒谎的诗人(?)——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中译	彭镜禧	一六
易卜生形成皮尔金人物造型之商榷	郭博信	三九
寓言小说家	罗伯特·史勾斯著 陈淑蕙译	四九
约瑟·海勒	克特著 陈淑蕙译	五七
从荒谬到互爱——浅论卡缪的《异乡人》与《瘟疫》	贺淑玮	六四
朝向一个“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建立	赫山著 陈界华译	六七

「伊底帕斯王」

幾個交待不清的問題

• 郭博信 •

前言

大多數主修西洋文學的學生最先接觸到的古代悲劇，很可能是索福克里斯 (Sophocles) 寫的「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這個劇本是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在他的「詩論」(Poetics) 中譽為悲劇的典型作品，而且是他立論時，常引為範例的劇本。近幾十年來，許多劇評家曾花費很多心血，從各方面來研討和評析此劇，使青年朋友能在閱讀此劇時獲得很多的幫助。可是青年學子在討論此劇時，往往提出一些疑問，筆者很難為索福克里斯辯護，且也不容易在參考書上找到滿意的答案。重新閱讀劇本多次後，筆者獲得的結論是，「伊底帕斯王」一劇確有若干疏失或交代不清楚的地方；假如說這些是此劇的缺失，似乎也並非不可。茲將若干問題加以整理如下文，藉供文學同好者當參考之用，並期望能拋磚引玉地獲得讀者提出一些高見。

這些問題可以分為情節與人物和主題兩方面來說。其所以成為兩千多年後的我們在這些方面感到疑惑的原因試述如左。

在情節與人物方面，有些令人感到不十分合情合理的地方，追究其原因，或許是作者不慎的錯失，或許是當時戲劇習見的簡略型式；但是如果我們更進一步來探討，這些疏略之處可能是作者的創造力受到原始資料所限制，而作者又不甘願受壓迫，而過分專心，力求突破限制，希望藉以抒展創作才華時，無意中在一些情況和細節方面不免有若干考慮不周到或前後不連貫的地方。希臘悲劇故事的素材，大都是取自希臘人都熟悉的神話和英雄傳奇。觀眾往往在看到戲碼時，就已經知道故事情節的梗概，甚至連結局如何，都預先明瞭。他們到劇場來，所要欣賞的，並不是故事的情節，而是演員的演技，歌詞的美妙，作者對情節的處理，人物的刻劃，和劇中所要表達的思想和人生態度。在劇作者方面，題材受原始資料的限制，結構又受當時舞台傳統之束縛，往往無法發揮戲劇的創新意願和想像力。為求突破這些限制，索福克里斯首先在舞台技術方面，有所改革：把以前同時在舞台上出現的人數從兩人增為三人，合唱隊人數從五十人減為十五人，而且將合唱隊在全劇的台詞中所佔的比例，從百分之五六十減低到百分之二十。他在人物造型和情節結構上也下了很大的工夫；處理這

些人物和情節的方式，乃是按照他所表達人生意義的中心思想之所需而定。爲了加強主題的意義，他可以隨便改變傳奇人物的造型，和增刪原始資料的情節。舉例來說，他所刻劃的克里昂（Creon）人物至少有三個截然不同的造型。爲了作爲安蒂姑妮（Antigone）的對照人物，在「安蒂姑妮」一劇的克里昂給塑造造成爲剛愎自用、倔強任性、不可理喻的暴君型人物。這樣一來，該劇就更顯示出親情與政治，國法與神法鮮明對比的主題。在「柯隆納斯的伊底帕斯」（*Oedipus at Colonus*）的克里昂是一個工於心計、偽善卑鄙的小人。這種人物的威逼利誘動搖不了伊底帕斯正直高貴的決心，更反映出代表人性正義和尊嚴的伊底帕斯的偉大性格。在「伊底帕斯王」的克里昂却是一個懦弱，沒有主張，聽天由命的消極人物。作者的用意是要把克里昂當爲伊底帕斯的襯托人物，使伊底帕斯，在對照之下，更顯出他的剛勇，具有強烈自信心和富責任感，積極有爲的人物；克里昂的無所作爲，得以明哲保身，而英明之君的伊底帕斯却遭受大災禍；相形之下，使人感到人世間沒有公平可言的中心思想更爲強烈。除了人物造型爲了符合劇旨而改變之外，索福克利斯也在情節方面，視整體結構的需要有所增刪。例如他並不像衣斯奇拉斯（*Aeschylus*）把伊底帕斯不幸的遭遇，歸因於爲子孫承擔祖先罪過的老套說法，而是把人世的禍福看成是人的性格和環境互起作用所引致的。他在劇始時與衆不同地加上瘟疫的因素，使整劇的結構組織更具連貫性，發展得更爲自然順適。我們可以想像上述的改革和更新必定花費索福克利斯很大的心血和時間。在創新的初期，一切尚未能完全上軌道，自然難免有所疏失之處。

劇本的主題或中心思想的革新，也是索福克利斯所致力的工作。古希臘悲劇重點並不在於劇作者的思想。依照亞里士多德在「詩論」中，對戲劇中的思想所下的定義，只說那是指劇中人物，以言詞和行爲所表現的，屬於政治學和修辭學的範圍；不像今日觀眾和劇評家那麼重視作者用來連繫各個情節的中心思想。以今日思想的進步的時代來看西方戲劇萌芽時期的表現，自然有些不太清楚的地方，索福克利斯之所以仍然可爲現代學者所接受，應歸因於他把代代相傳，主題千篇一律的宗教性或訓練性思想的原始資料，改頭換臉地衍化爲人際關係和人生意義的新劇。其中雖然仍舊多少有神能成分，却已淪落爲背景資料而已。可是在跳出傳統主題窠臼的時候，他還沒形成顯而易見和具體的支配性主題；尤其是意義複雜的「伊底帕斯王」劇本主題，更造成引致現代評析者意見紛紜、莫衷一是的困擾。許多悲劇行動的本質原就含有模稜兩可的意義，時隔兩千多年的「伊底帕斯王」的主題，引起爭議，自是難免之事。

以下就情節與人物，及主題兩方面所碰到的疑問，分別加以列述；如果能引起讀者諸君的興趣，來參加討論和解惑，那將是很有益的事。

A：有關情節和人物的疑問

筆者在討論之前要求讀者在觀念上，不要一意認定伊底帕斯是殺父兇手，也要求不要先下結論，把伊底帕斯之外的角色看成是無辜的。

(一)索福克里斯所安排的結構首先要觀眾注意的重點是瘟疫突然在底比斯(Thebes)肆虐的災禍。克里昂從德爾斐(Delphi)帶回來的神籤，指出阿波羅神啓示底比斯城要消滅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驅除大約二十年前殺死賴亞斯王(King Laius)的兇手。這個神籤引起伊底帕斯王發表嚴加緝兇的宣言，及追查和猜疑等行動。後來又轉移到伊底帕斯查究生身父母的主題，憤而弄瞎眼睛和傷心會幼女等事，到劇末作者似乎已忘記交代劇始時所專注的瘟疫，究竟是否已告消除，瘟疫之事是索福克里斯擅自添加在原始資料上的，他由瘟疫引發起整劇的行動是出自結構上的考慮，照理說不該到後來竟然置之不管，實在在整劇結構組織上說不過去。

(二)劇中巧合之事太多，例如福西斯(Phocis)兇殺案的唯一生還歸來的牧羊人碰巧就是四十年前左右，負責把賴亞斯的初生兒子丟棄深山，後來由於一念之慈交給柯林斯(Corinth)牧人的同一個人，一個國王的兒子輾轉送人收養，收養的人竟然也是國王。伊底帕斯在福西斯三叉路口殺的人居然就是他的父親，到底比斯所娶的寡后居然就是他的母親。而柯林斯來的信差也碰巧就是從牧人手裏抱走嬰孩的人。真是無巧不成書。這些巧合之事使人感到過分故作不實在。

(三)伊底帕斯在德爾斐神廟所獲得的神籤跟游卡絲達(Jocasta)所述大約四十年前賴亞斯所獲得的神籤內容完全相同，而伊底帕斯和游卡絲達兩人都不顯出任何驚異之色，這實在是不近情理。再說伊底帕斯和游卡絲達結婚近二十年，為何夫妻之間似乎都不曾談到前夫遭難之事，而必須一直等到二十年後，由游卡絲達詳細加以說明才曉得整個事情的經過，同時他們也從未提到伊底帕斯腳上的傷痕。這幾點是不近情理的事，似乎他們都缺乏普通人常有的好奇心。

(四)伊底帕斯不像是一個很精明的人，當醉漢洩漏他不是柯林斯國王的親生兒子，而國王給他的答案不能讓他信服，他就跑到德爾斐阿波羅神廟，祈求神明給予指示，究竟他的親生父母是誰。神籤告訴他的並不是他所求的答案，而是莫名其妙的一句話：預言他會殺父娶母。這時的伊底帕斯或許是驚嚇過度而昏了頭，一下子不多假思索就決定遠離柯林斯。如果他能冷靜下來，回柯林斯再去問一問他的養父母，知道真相後，他就用不着離開柯林斯，他也就不會落入命運爲他安排的陷阱。可是這個不很精明的人被底比斯城外的史芬斯(Sphinx)怪物抓到，生死繫於一刻的危機時，他竟能冷靜沉着，福至心靈地把史芬斯的謎底講出來。這兩件事在描寫人物的性格上說，似乎有矛盾之處。伊底帕斯還有不太精明處；神籤既預言他會殺父娶母，而伊底帕斯從柯林

斯出走目的，就是要逃離這個可怕的命運，既然他因醉漢的話而懷疑自己可能不是柯林斯王和后的親生兒子，他應當立下行為的原則，不殺年齡可當父親的人，不娶年齡可當母的人才是，可是他後來似乎已經完全忘記神籤的預言。

四「伊底帕斯王」一劇最令人指摘的地方，就是賴亞斯王遭殺害之後所發生的事故先後的時間問題，據賴亞斯的寡妻游卡絲達向伊底帕斯王所述，倖存的唯一生還歸來的牧羊人，逃回宮廷，看到伊底帕斯已繼立爲王，內心不免懼怕（恐怕伊底帕斯會認出他來因而殺他滅口嗎？）就懇求游卡絲達調派他到鄉間牧場工作，他的目的顯然是避免跟伊底帕斯碰面。同時依照牧羊人目擊兇殺案的敘述，賴亞斯王和他的侍從是在通往德爾斐（Delphi）和都利亞（Daulia）的三叉路口，遭到「一些強盜」攻擊而被殺死。這些人全部罹難，只有牧羊人一人生還，這篇報告可疑之點有二。一是時間問題，二是兇手人數的問題。伊底帕斯單槍匹馬殺死賴亞斯王和他的侍從之後，他還在底比斯城外的山上遇到獅身女面的史芬斯，史芬斯要他猜謎。伊底帕斯在解決史芬斯當也就攔一點時間，不久伊底帕斯進入底比斯城，發現這個城邦的國王已死，而人民因爲他除去史芬斯這個大患，認爲他一定是神派來拯救底比斯的英雄，所以就擁立他爲王，隔了一會兒，他娶了先王的寡后爲妻。這些事的發生最少該有數天之久。牧羊人回來時一看到國王已死而伊底帕斯繼之爲王，立刻就要求游卡絲達調派他到鄉下服役。奇怪的是他比伊底帕斯晚了好多天才回宮廷來，究竟這段時間他跑到什麼地方去。再說如果牧羊人比伊底帕斯早回來，他如何通得過史芬斯的關卡。如果他回來晚些，國人如何得知賴亞斯王遭受殺害之事。游卡絲達告訴伊底帕斯說這消息是他繼任爲王之前不久有人帶回來，到底是誰她並未加說明。關於這一段有疑問的英文譯文如下：游卡絲達談到唯一生還回來的牧羊人時，伊底帕斯問道「這人還在宮中服役嗎？」游卡絲達說「不。他一回來，發現你已爲王和賴亞斯已死，他就要求我調他到郊外牧場服役……」這段話的前半句，格林的譯文如上述，其他譯文如葛斯納、傑布、葉慈和費滋與費茲傑羅等人都譯爲「不，他一回來，立刻發現你已取代賴亞斯爲王……」

事實上，牧羊人如果直接回國，則伊底帕斯尚未爲王，同時賴亞斯的死亡是他親眼所見，用不着他來時才發現。無論如何，牧羊人回來時，伊底帕斯已經消滅了怪物史芬斯，娶了寡后游卡絲達，並且繼任爲王。這些事總不可能在一天時間可以全部完成。

（八）另外一個時間上的差誤，是當伊底帕斯質問克里昂說一個君王被狙擊而死，何以身負治安重任的大臣如克里昂，不下令嚴加追查，克里昂辯說那時全國所關切的是另外一個更逼切的禍害，那就是史芬斯在城外肆虐的事。照時間上說，牧羊人該早已回國，不然的話，底比斯的人民從什麼消息來源獲悉國王遭難的事？如果牧

羊人不回來報告消息，伊底帕斯怎麼會娶寡后和繼任爲王呢？如果牧羊人早就回國，並且已向游卡絲達和克里昂報告國王遇難之事，當時他必然還在宮中服役，事實上他得知伊底帕斯消滅史芬斯，娶寡后和繼任爲王這些事情，應當比很多人都預先知道，他也不必在事情已經發生後，才「發現」繼任者就是兇手。如果伊底帕斯到達底比斯和國王遇難的消息同時發生，則城外的史芬斯已經死亡，當已經不構成人民焦慮的重點，就此而論，克里昂辯辭的理由，顯然十分薄弱，和難以自圓其說。

(九) 伊底帕斯懷疑克里昂的話是有根據的，克里昂既然自己承認當時爲史芬斯在城外殺人之事，給弄得昏頭轉向，因此，連國王被殺之事都無心追究，事實上他是更應當追查兇案才是，國王被殺後史芬斯又來到城外肆虐，依照希臘傳統的信仰，應當認爲這兩件事必有牽連到神意的關係，怎可置之不理呢？再說在伊底帕斯跟先知泰瑞西亞斯 (Teiresias) 吵了一架後，又重新來質問克里昂說當時他爲什麼沒有把這件兇殺案追查一番時，克里昂前後矛盾地辯說：「我們當然追查過，可是什麼也沒有發現。」這句話又跟他剛從德爾斐回來時所說的有點出入，那時他說國王和侍從全部罹難，只有一個人生還，就是那位在宮中服役的牧羊人，伊底帕斯認爲這是此案的一條線索，可是克里昂當時並沒有再追究下去。這種故意置之不理的態度，不但啓伊底帕斯的疑竇，就是我們讀者也百思不解，究竟作者索福克利斯有沒有注意到克里昂的話前後不符？

(十) 到底兇手是「很多」人或者是「單獨」一個人殺死國王和他的隨從人員，這個問題對伊底帕斯是否應負殺死賴亞斯的罪，關係極爲重大，爲了追根究底，伊底帕斯請求游卡絲達把那牧羊人從牧場召來宮廷，打算嚴加訊問。當然要他確實說清楚他所看到的兇手，究竟是一個人或者是許多人，我們甚至可以問另一個問題；他是否真正目睹這件事發生，依照常理來猜測可能的情況如下。牧羊人在賴亞斯的隊伍中是担任前導者，他跟國王的隊伍有一段距離，在他發現後面的隊伍跟他相隔太遠而跑去查看時，發現全隊包括國王都給殺死，他猜想他們一定被許多強盜所殺，事實上他並非真正看到雙方鬥殺的情景，不然爲什麼大家都給殺死，唯有他一個人活着回來呢？在劇本後段牧羊人終於來到時，伊底帕斯居然並不問起這個關係重大的兇手人數的問題，而不假思索地就貿然一身承擔殺父王之罪，很可能是當時的伊底帕斯從柯林斯來的報信者口中，獲悉柯林斯的王和后並不是他的親身父母後，內心所受到的震撼太大，一心只想到阿波羅神的預言，同時牧羊人又從腳踝的傷痕爲依據，證實伊底帕斯真正就是賴亞斯和游卡絲達親生的兒子，而且他推斷於好多年前在三叉路口殺死的隊伍，不但時間、地點，和隊伍都相符合，各種跡象明明白白地全部指向他就是兇手，所以他認爲不必有任何懷疑，認定他自己就是兇手，所以也就不再多問兇手人數的問題。話雖然是這麼說，他所憑據的間接證據 (circumstantial evidences) 在法律上只能當參考用，不能當爲定罪的根據，這是衆人皆知之事，我們要問的是

會不會伊底帕斯所殺的並不是賴亞斯和他的隨從，而是其他人，這些其他人碰巧是在相近一個地方和時間爲伊底帕斯所殺，而真正殺死賴亞斯和他隨後，則是另有其人呢？假如事實果真是如此，那麼問題就很大也很多。作者索福克利斯爲什麼會這樣寫呢？那真正的兇手是誰呢？伊底帕斯殺的又是誰呢？甚至賴亞斯被殺的地點有一可疑之處，據牧羊人報告說他是死在近福西斯的三條路交叉之處（福西斯靠近伊底帕斯成長之地的柯林斯海灣），可是按照衣斯奇拉斯所寫的「七雄攻底比斯」(Seven Against Thebes) 一劇，却明明說賴亞斯是死在「靠近陰間之神和復仇女神的聖地畢奧西亞 (Boeotia)」。假如伊底帕斯殺人的地點不是國王遇害的地方，那麼伊底帕斯就不可能是殺死國王的兇手。

(二) 伊底帕斯最初對預言家泰瑞西亞斯和克里昂的懷疑和嚴辭控責並不是毫無道理的，令人懷疑的有以下三點。泰瑞西亞斯是阿波羅神廟的祭司，來宮廷接受詢問是合唱隊也是克里昂出的主意，碰巧克里昂從德爾斐帶回來的神籤也是阿波羅神廟的祭司給的，此其一。泰瑞西亞斯本來就不想來，顯然他是被逼著來的，來了之後伊底帕斯尚未問他，他就一直叫喊說他什麼也不說，似乎是一個犯罪的人在受審問時，先就心虛地說他拒絕回答任何問題。是否泰瑞西亞斯恐怕在伊底帕斯追問之下不慎露出馬腳，被國王看出破綻嗎？此其二。泰瑞西亞斯來之前伊底帕斯剛剛發表緝兇的聲明，但是他似乎已經知道宣告的內容。他的消息倒是很靈通，靈通得叫人生疑。此其三。在克里昂方面說，首先，他並未在老王賴亞斯被殺的消息傳來的當時，立刻下令追究。那個時候要蒐集人證物證應當是比大約二十年後的「今天」容易得多，如果加以徹查不難水落石出。到了「現在」，證據幾已完全湮沒查不可尋之時，他才提起此案，而叫泰瑞西亞斯來信口開河，血口噴人，在毫無證據之下，誣賴伊底帕斯是殺老王的兇手。這種話與其說是泰瑞西亞斯揭露過去隱秘之事，不如說是他被貶抑得大發脾氣反唇相譏，故意聳人聽聞，幾近報復的話，怎能叫伊底帕斯相信呢？再說克里昂自我辯護時，所提的解釋也是叫人疑惑的，他說他不必也不想當國王，而國王和王后信任他，他等於是握有國王的權力，只是沒有國王的名義而已，他又說當了國王，就時刻有被殺害的危險，而像他今日的地位，沒有受害的威脅，仍能掌握國家大權，他何樂而不爲，何必需要當上國王才過癮呢？這些話以另一個角度來看，會不會在二十年前當時他是兇殺案的主謀。陰謀弑王自立，不幸史芬斯怪物意料之外地來搗亂，後來伊底帕斯消滅此怪物，獲得老百姓讚揚和擁護，並且娶了老王的寡后，自然而然地繼任爲底比斯的國王，使克里昂整個陰謀泡湯，暫時只好退而求其次，當爲輔弼的大臣，後來發現當首相也不錯，除了名義外，他也差不多掌握全部統治大權，尤其是年輕沒統治經驗的伊底帕斯，對他簡直是全然言聽計從，於是暫時打消自立爲王的念頭，可是水往下流人往上爬，一切事情仍然要請示國王，不如乘瘟疫肆虐之時，想法除去伊底帕斯，成爲一國之尊的統治者來得高貴，因此，利用瘟

疫的機會，以阿波羅的神籤為藉口，跟泰瑞西亞斯勾結，誣賴伊底帕斯為兇手，予以除位，國王的寶座就垂手可得。如果這項陰謀屬實，則伊底帕斯出生前從阿波羅神廟獲得的預言說：這個孩子長大後會殺父娶母，這些預言也可猜測是克里昂與泰瑞西亞斯相互勾結的陰謀詭計，目的是要讓賴亞斯斷了後代，賴亞斯一死，克里昂立刻就可順理成章地接位。賴亞斯經過多年來一直沒有再生嗣子，而且懷疑這些所謂的神籤會不會只是人玩的花樣，根本不是神說的話，所以輕車簡從地想親自到德爾斐向阿波羅神問個清楚，不料竟為陰謀者所乘，橫死在他鄉。賴亞斯對前此的神籤發生疑問，可以從游卡絲達對神籤的預言深惡痛絕之情獲得旁證。再說，克里昂繼任為王在「安蒂姑妮」一劇中是等兩兄弟爭奪王位，而啓干戈，兩敗俱傷，死於沙場後，克里昂才自立為王。這個情節的先後跟「伊底帕斯王」有些出入。索福克里斯在「伊底帕斯王」中使克里昂不理伊底帕斯兩個兒子有優先繼承權，而擅自僭越為王的主旨，是否有點弦外之音的含意嗎？

懷疑克里昂勾結泰瑞西亞斯共同狼狽為奸謀奪王位頗不乏人，在十七八世紀的歐洲理性時代，懷有這種想法的人很可能是由於索福克里斯在「伊底帕斯王」一劇中對克里昂的忠誠，故意閃爍其詞所引發的，例如英國的德萊登和李伊（John Dryden and Nathaniel Lee）合編的「伊底帕斯」一劇，把克里昂描寫為一個卑劣心思駝背的小人。他愛上賴亞斯和游卡絲達所生的女兒尤麗迪思（Eurydice），而尤麗迪思所愛的是從亞戈斯擄來的戰俘亞德拉斯塔斯王（Adrastus）。伊底帕斯王也反對克里昂對尤麗迪思的求婚，於是克里昂陰謀推翻伊底帕斯，至於賴亞斯為伊底帕斯殺死之事，則是經由伊底帕斯自己夢到賴亞斯的鬼魂所告知的。筆者相信德萊登和李伊之所以如此更改伊底帕斯的故事，多少是受到索福克里斯對克里昂曖昧的描述所影響。另一位作家伏爾泰（Voltaire）所寫的「伊底披」（*Oedipe*——即伊底帕斯）描述游卡絲達與菲洛狄塔斯（Philoctetes）戀愛，受到挫折，而菲洛狄塔斯被控殺死賴亞斯。後來伊底帕斯的身分給查出來，他殺父娶母的真相大白，游卡絲達自殺後，伊底帕斯建議由菲洛狄塔斯繼任為王。劇中描寫泰瑞西亞斯為一個只知收受賄賂，妖言惑眾，趨炎附勢的祭司，他所侍奉和充分利用的神是邪氣惡意的。劇中的衝突是代表正義和良善的伊底帕斯和游卡絲達和代表奸詐邪惡的神和祭司和克里昂之尖銳的對比。結果命運使正直的人受災難，工於心計者得利。

〔合唱隊據葛斯納（John Gassner）的譯文附註是包括底比斯父老之輩，他們對劇情的反應，如穆勒（Herbert J. Muller）所說的，並非指「理想的觀眾」，也不是代表作者的想法，而是當時保守派的人民。他們謹慎言行胆怯懦弱，只求自保平安，維持現狀，他們之反應僅是限於劇情當時發展的局面，而缺乏主持公道的勇氣。至於他們虔誠敬神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對國王的忠貞却是令人疑惑的。他們最初對伊底帕斯的態度是

忠誠和具有信任感的支持，但是伊底帕斯失勢後，他們的態度就變了，不過幾小時後他們在國王退位時，竟然對遜王加以嚴厲呵責，這種態度轉變的激烈程度，使讀者懷疑索福克里斯是否在其中含有諷刺當時世俗不講道義的民風的涵義，或者也把他們列為兇殺案的嫌犯。以諷刺當時世俗而言，作者在「安蒂姑妮」中對這些長老也充分表現無遺，那種反覆無常，趨附權貴，看風駛帆，落井下石的態度，跟「安蒂姑妮」的合唱隊初無二致。從另一方面來看，有些人把這些長老看成是跟殺王的陰謀雖然沒有直接關係，却顯然有間接牽連的嫌疑。

最初克里昂帶神籤回來報告說，伊底帕斯應將多年前殺王的兇手治罪，瘟疫才能消除，並提供線索說有一個當場的眼擊者，伊底帕斯說，有線索就好辦；於是下定決心查案，追緝兇手。這時合唱隊該是很高興才是，因為這是消除瘟疫的好途徑。可是合唱隊却表現出十分恐慌的神色。他們說他們內心充滿疑惑和恐怖，難道抓捕兇手以平息神怒不正就是他們來請願的目的嗎？難道他們問心有愧嗎？當伊底帕斯發表一長篇緝兇的宣言，要人民實話實說，檢舉罪犯，窩藏者同罪。合唱隊大驚失色，趕快說，我沒有殺國王，也不知道是誰殺的。接着就建議伊底帕斯召喚預言家泰瑞西亞斯來問一問。或許他們相信這位預言家要說的話會使他們擺脫一切嫌疑，因為他們深知這些預言家只是靠狡黠的言語謀生，根本不會知道神意天機的。合唱隊在臨近劇末時由於伊底帕斯轉移查究的目標，要追尋自己的出生時，合唱隊高興地歌舞，他們為什麼高興呢？好像內心的懸慮一下子廓清而寬鬆下來。接着他們極力鼓勵國王往追究自己的出生方向走，因而轉移國王要查究和緝捕殺死賴亞斯兇手的注意力。他們問道「究竟哪兩位神是你的父母呢？」最後，伊底帕斯不問青紅皂白自己承擔殺死賴亞斯的罪責時，合唱隊幸災樂禍地說，人生幸福全是幻象，猶如煙雲一瞬即逝，並且說如果從頭開始，他們倒希望永遠不曾見過伊底帕斯。對一位曾經救過他們，多年來使他們享受歌舞昇平安居樂業生活的賢明富貴任感的統治者，他們竟是如此無情義。伊底帕斯自盲後，合唱隊仍不放過他，認為自盲不如自殺的好。是否非置伊底帕斯於死地不可？

索福克里斯穿插這麼多曖昧不明的細節，究竟是什麼用意呢？是否他對傳奇故事有所疑惑？可是他仍然使伊底帕斯背負殺父娶母之罪過。依照劇本結構來說，如果伊底帕斯不是兇手，那麼整個劇本就失去其統一性和連貫性，所以合理的解釋，索福克里斯之所以故意引人對克里昂、泰瑞西亞斯，和合唱隊的懷疑，乃是諷刺當時政治腐敗，社會風氣糜爛，人人只求名利和自保而不講道義，甚至一位真正英明的國王，想要有所作為，轉風移俗改良風氣，都無法扭轉這種彌漫的歪風，反而因此自貽伊戚。就是神也非公正，因為神在他出生之前就已明白判定他殺父娶母的罪，雖然是在很久以後他才會真正犯了這些罪，而且是出自無心之過。可是為什麼生來就得受罪，天道公理何在呢？在這裏索福克里斯故意不像依斯奇拉斯和尤里披達斯（Euripides）一樣，把

悲慘歸因於祖先（尤其是父親）犯了大罪，而子孫担承罪愆，來爲父親和祖先贖罪。他主要的思想是否在於要反映出人世的幸與不幸是沒有天理或神道可言的嗎？

B：有關主題的疑難問題

以上情節之所以成爲困擾的問題，大多應導源於主題的含混不清。許多劇評人在評析此劇後，所達成的主題結論見仁見智，差異甚多，使人無所適從。究其原因，大部份乃由於他們對索福克里斯時代的宗教觀念不十分瞭解。在當時，一般人對神話和宗教的意識，似乎已經比衣斯奇拉斯時代淡薄得很多，甚至對神籤的信仰也已有疑惑；而索福克里斯又是頗重視人際關係和人生積極意義的人文主義作家；雖然他並不排斥神對人間大小事有所影響的觀念，但是爲提高人塑造自己命運的份量，不得不抑低神干預世事的影響因素。有些評析人盡往神意方向下工夫，自難免有所誤解。可是完全摒除當時對神在世事上的影響因素，也不符合時代的思想型態，因此，在論及主題困擾之前就先就索福克里斯對神意和神籤的觀念加以剖析，希望對下列主題的看法，有所幫助。

(一) 索福克里斯對神影響世事的觀念

從以上有關情節的論點，我們可牽引出一個交代不清楚的事，那就是索福克里斯是否真正虔誠信神的預言。首先伊底帕斯揶揄泰瑞西亞斯說他只知道要錢，至於預報神旨，他是沒有任何本事的。再來就是合唱隊，他們在伊底帕斯與泰瑞西亞斯之爭吵後說：「神如宙斯和阿波羅是聰明的，而且知道人間之事，但是人總只是人而已，即使是一位先知，我們沒有證據可以用來證明這先知比我們知道得更多。」再者，游卡絲達述說約四十年前，賴亞斯誤信神籤，犧牲他們的獨子的事，她說神預先知知道一切，可是祭司不可能會預知天機。就以比「伊底帕斯王」早十幾年所寫的「安蒂姑妮」一劇爲例來說，他讓克里昂在跟泰瑞西亞斯爭吵時，嘲諷這位阿波羅神廟的祭司說他眼中只是想賺錢，所謂先知只是騙人的把戲而已，可是在「伊底帕斯王」的最初一段，克里昂從德爾斐神廟帶回神籤時，伊底帕斯表現出歡迎和信神的態度，而且忠誠地按照神籤所指示的諭旨行事，不久之後，他向妻子游卡絲達敘述他何以逃離柯林斯的原因，就是因爲神籤所示他將來會殺父娶母的可怕預言所驚嚇，而設法想逃避這個預定的不幸命運。如果他不信人造的神籤，他何必到德爾斐去，後來他又何必因神籤的預示而遠適他鄉呢？如果游卡絲達不信神明的話，她又何必在柯林斯信差來之前，憂心忡忡地向阿波羅禱求平安呢？索福克里斯在劇末（跟「安蒂姑妮」的劇末一樣）證實泰瑞西亞斯的預言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劇始

時有關瘟疫的神籤預言，在劇末並沒交代清楚，究竟是作者故意不予說明，或者他自己忘了呢？不過我們不能說索福克里斯所表現的是全然相信或者全然不相信先知的預言，他很可能懷着當時一般人對預言家的話所持半信半疑的態度。

從當時學者的言論來看，信與不信神籤預言，分成兩派的說法，索福克里斯的好友，歷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確信神的預言不應有所疑惑，他說他不敢反對預言也不贊同那些駁斥預言的話。由此看來當時確有些懷疑或駁斥預言的言論存在，舉例來說同時代的安提豐（Antiphon 數學家兼哲學家）問道「什麼是預言？」他自己回答說：「預言就是一個聰明人的猜測。」尤里披達斯在他的「海倫」（Helen）一劇，信差最後的結論也有同樣的講法，他說：「最好的預言者是智慧和忠言。」另一位歷史家修西德底士（Thucydides）認為預言是毫無價值的東西，現代評析者也有兩種看法。例如波拉（C. M. Bowra）認為伊底帕斯受罪固然非顯明是罪有應得，可是他和游卡絲達「對神不夠虔誠，仍然須受適當的教訓。」這些教訓是懲罰他們對神籤預言的懷疑；使他們知道神一直是正確的，他們不應懷疑神對世界的統治，波拉於是把本劇的主要衝突看成是「神的真理和人的幻想」兩者的對照，結果人發現其本身的力量與神力比起來是極為「微不足道」。可是穆勒認為劇中的神和神的預言對索福克里斯只是當為象徵看，目的只是為編劇上的方便而已，鑑於全劇為反諷的意識所支配，神籤僅可看成是一個反諷，他舉例說劇開始時的神籤預言明白地保證，如果除去城邦之毒害（即將殺王兇手繩之以法），瘟疫就可清洗掉，一切都可安好。伊底帕斯一開始，就有決心要為人民除害謀福利；雖然後來發現城邦的禍害竟就是自己時，他依然毫不畏避地承擔這項犧牲，可是神並不見得因為他的犧牲而清除這地方的瘟疫，也未帶來底比斯的和平安樂。索福克里斯更進一步地增加一些痛苦給兩個無辜的女兒。況且我們也知道伊底帕斯的兩個兒子（在「安蒂姑妮」中）為城邦帶來戰亂和死亡。穆勒因此在這方面不同意弗古生（Francis Fergusson）所極力申辯的結論，認為伊底帕斯是宗教儀式上的受罪羔羊，因為索福克里斯的主旨並非集中於神話的形式，而是着眼於人的行為自己形成的悲劇的命運。在這方面，穆勒駁斥華多克（A. J. A. Waldoek）教授的說法。華多克在索福克里斯的劇本中，看到索福克里斯在信神時代所關切的並不是深奧的人生真理，也不具有廣泛的意義。穆勒却認為索福克里斯對神意的說法表現出他哲學性的懷疑，他並不認為索福克里斯是懷疑神的存在，而只是認為神是神祕不可測知的。明顯可見，索福克里斯所追求的人生意義該是寓在人的經驗和認知之中，神的影響因素並不是他所特別關切的方向。

（二）「伊底帕斯王」究竟是建立在哪一個主題上？

「悲劇與喜劇」的作者克爾（Walter Kerr）認為「伊底帕斯王」一劇是建立在人從無知到知的痛苦過程的主題上，知是知道人生的真理；知道人的微不足道，知道人受苦和犧牲的結果總是一場空。如果索福克里斯的人生觀是這麼消極，那希臘人早就成為釋迦牟尼的信徒。可是筆者對於他的上半句「人從無知到知的過程」的看法却頗欣賞。問題只是知道什麼呢？筆者認為那才是主題的關鍵所在。

在索福克里斯的劇本中，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到神在他心目中，並非是公正、善意，或合情理、主持正義的，不像希伯來人的上帝那麼完美和明辨是非。雖然他並不是無神論者，可是神並不真正出現在劇中，也不藉着神力來影響人間之事；神籤僅是預言而已，並非神意。劇中的人生觀點和主旨幾乎完全是出自人文主義的考慮。「伊底帕斯王」在信神的時代不很重視神的支配力，而只偏重人文主義對人生意義的解釋，主題上自不免因劇情含糊而引發不同的意見，和造成各說各話的困擾。以下是綜合一般的看法，由戲劇性的衝突為出發點來探討「伊底帕斯王」的中心思想。大體上，我們可以分為下列四種看法。每一種看法似乎都很有道理，也都無法籠括全劇的主旨。究竟索福克里斯在此劇所要表達的主旨是單一的或者是多樣性的人生意義，頗難下一定論。至於最後的一種講法：「伊底帕斯戀母情結」，雖非一般性，却甚受重視的一個近代從心理分析獲得的主題，故也一併提出討論。

（甲）人力難抗命運——賴亞斯王獲神籤時，爲了自身的安全，命令牧羊人把嬰兒抱走，丟棄在深山餓野獸。賴亞斯原以爲這樣做，他就可以擺脫命運要加在他身上的不幸之禍害。想不到却因此促成神籤之應驗。同樣的，伊底帕斯獲知神籤時，也是憑着一股衝動，想要逃避命運的安排；可是，他欠思量的魯莽行爲，却使他正好跌入命運的陷阱中。神籤的作用不僅是一個預言，同時也是促成預言應驗的媒介。雖然我們可以責怪伊底帕斯過分莽撞不慎的冒失行爲，自己造成悲劇。可是命運早在他生前就註定如此，而且暗中佈下天羅地網，無論他如何小心提防，相信他還是逃不掉命運的掌心。除非他自殺或者入深山當隱士，不然命運仍然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促使應驗的。這就是人類的悲劇。

（乙）外觀與內在實質的衝突和矛盾——表面上伊底帕斯一生都很順利和幸福，事實上他却是一個最可憐的人，難怪泰瑞西亞斯以反諷的口吻說，他的幸運才造成他的大不幸。表面上他是一國英明之君，國泰民安，受人民敬愛和擁護，可是到頭來却發現他犯了滔天大罪，連死亡都不足以贖其罪愆。劇始時，他是一位執法的人，人民信任他，向他請願消除瘟疫，他不但應允全力爲民服務，而且進而遵照神意，雷厲風行地追緝殺先王的兇手；說來也真是一個反諷，執法者事實上自己竟就是兇手。一個女人表面上是妻子，

實際上却是母親。在底比斯大家都認定他是外邦人，實際上他却地道的本地人。柯林斯來的信差說他帶來的是好消息，實際上他帶給伊底帕斯却是最不幸的信息。牧羊人出自惻隱之心，救了那嬰兒，可是最後證明却是害了那孩子，使他遭受比死亡更悲慘的命運。劇中諸如此類的事很多，不勝枚舉。這些事使合唱隊下結論說，人的幸運或不幸，要等到蓋棺才能論定。人所看到世間外觀的五光十色情景，掩飾了事情的真相和實質。這就是為什麼伊底帕斯，在獲知一切真情後，一怒之下，弄瞎了自己的眼睛，說眼睛是欺騙人的。弄瞎了眼睛後，他再也不為外在的形相所迷惑或瞞騙，可因此更深入瞭解人生內在的真理。索福克里士藉着合唱隊的嘴，感歎地說：「人生幸福，全是幻象，猶如烟雲，一瞬即逝。」很可能他是有感而發的：深知世事之不可捉摸，人的理性和智慧究竟是有限和易入迷途的。

(丙)人間有很多是非不明的事，很難看到有天道公理——這個主題是從以上兩種說法加以延伸的。「人生」是一個謎：這是史芬斯所想得到的解答。世事變幻莫測，我們很難找到什麼是天道和公理。一位有德的明君竟受天譴，真叫人為伊底帕斯憤恨不平，也叫人懷疑天上人間是否有正義和公理存在。從這裏可以引發出兩個問題來：一個人要怎麼做才能安全地活下去？另一個是什麼神或權威能主持正義和公理？對於這兩個問題，基督教有比較明白清楚的交代。希伯來人的宗教有十誠為憑依，人只要恪遵十誠，就可以無所憂懼地生活下去，即使在世受苦受難，死後靈魂可在天國享受上帝所賜永恆的恩典和歡樂。中國人所信仰的行事規則是四維八德：安全之道很多，例如持盈保泰、明哲保身、樂天知命、居安思危等等。可是古希臘所謂宗教或神話並沒有任何可遵循以策安全之道。他們所談的只是模糊地指出宇宙間有一個秩序，人能順應此一秩序就可保平安。命運是此一秩序 (Moira) 最終的決定因素。人如果抗拒此一秩序定必受苦難。順應此一秩序之德行是中庸之道 (Sophrosinē) 和良善 (Arete)。這些話都是十分廣泛和抓不住的抽象。就以命運而言，無論人或神都是受其支配的東西，要加以更具體表達，我們只能從希拉克萊特斯 (Heraclitus) 所說的「性格就是命運」這句話來說明。更推向前來解釋，我們可以說，一個人的命運是他的性格和所處的環境互起作用而形成的。準此而論，我們對於神籤所說的話，只能當為是一種預測，並不是早就安排妥當的神意或命運。

就以上的理論為依據，那麼伊底帕斯是自己造成他的命運該是一個合理的結論。這個結論並沒有任何道德判斷的含意，也沒有神人的衝突可言。只是說明人生在世的遭遇神祕莫測；幸與不幸全憑因緣際會，時勢使然，並不是因果報應這麼簡單明瞭。如果宇宙的秩序是不可知的東西，則人與宇宙的相互關係一直都是一個謎，

人的禍福也就難以善惡來研判。

以上三個論點是現代一般劇評人，從劇本本身加以分析、評議，最後提供的戲劇主題；雖然都相當合理，可是都無法涵蓋整劇的意義。第一個看法偏重命運，不會是悲劇的主旨。西方悲劇，始自古希臘，都強調人性的堅忍、勇敢，和自我，其精神是在困苦中表現出人的偉大和尊嚴。如果此劇的主旨僅是告訴我們人不過是命運的玩具而已，則此劇就失去悲劇中人文主義的成分，第二個看法乃着眼於虛實真幻的對照。這種對照僅是戲劇表達的一種方式，並非是整劇的主題所在。我們在伊底帕斯的表現，看到他敢做敢當，不畏困厄，不怨天尤人地顯露出人類崇高的精神，不屈不撓地承受自己無意中所犯的罪及自己所判定的懲罰那種勇敢負責、堅毅不拔的意志力。這種大公無私、言出必行的精神不是虛實真幻的對照所可概括的。至於第三個意見所說的宇宙秩序和人的個性之間的關係，我們可能當爲是行爲和遭遇之背景的一個解釋。不能算是全劇主旨的所在。事實上，伊底帕斯所遭受的遠比劇本字面上所表述的更加複雜和具多樣性的。

(丁) 其他有關主題的意見

除了以上論點之外，還有若干從道德和宗教的觀點來評論此劇的主題。他們有些人把造成悲劇的因素歸罪於伊底帕斯反抗命運，謀推翻神所訂的世界秩序；有些人歸罪於伊底帕斯的驕傲，過分自信，莽撞，對泰瑞西亞斯和克里昂，在毫無證據情況下，信口開河地胡亂指控，以及他和游卡絲達對神籤的懷疑，和對神不夠虔敬。事實上在此之前悲劇早已形成。何況這些歸罪的看法理由似乎並不十分充足。反抗命運如果是一個罪，那麼反抗殺父娶母的命運算是一個高貴或卑劣的行爲呢？仍然是有罪嗎？如果答案是肯定有罪的，則伊底帕斯處在這種情況下，左右爲難，動輒得咎；在沒有選擇餘地的情況下，任何事是不含有道德的意義的。至於伊底帕斯行爲上的缺點和對泰瑞西亞斯和克里昂無理的指控，並不能說是造成悲劇的因素，因爲事實上悲劇早已發生了，只欠予以明白揭露而已。即使有些行爲因素確實是促使悲劇發生者，那麼，我們可以問一問，他的悲劇豈不是早在生前就已命定了，怎能怪罪伊底帕斯呢？再說他的兩個女兒犯了什麼罪，日後才會受災難呢？她們唯一的罪就是做爲伊底帕斯的女兒！談到對神籤之懷疑，理由至爲明顯，伊底帕斯和游卡絲達一向認爲神是公正嚴明的神，可是神籤所示的却是荒誕不經、不近情理的話，怎不令人感到疑惑呢？何況游卡絲達還在許多年前因神籤而失去愛子，怎會怪她對神籤懷有一份敵意呢？事實上他們都表白過他們所懷疑的只是經由祭司傳達的神籤，並不懷疑神意，也沒有表示對神明存在的懷疑或者做出什麼對神不虔敬的行爲。

最後，我們對佛洛伊德(S. Freud) 利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把此劇看成是戀母仇父的情結。依照佛洛伊德的分析，他認為兒子在五歲之前有這種情結的傾向，從五歲以後，這種情結漸次消失。直到十八歲以後的青春時期，戀母情結會再度出現；可是所愛的不是母親，而是一個具有像自己母親性質的年輕女人。把這種分析應用在伊底帕斯身上的戀母情結，在時期上說，剛好是顛倒過來的。年幼時的他是在養父母的家，到他青春時期，他才真正看到他親生的父母；因此「戀母情結」的主題不能削足適履地應用在此劇上；更進一步說，索福克勒斯時代的心理學研究似乎還沒有達到這個地步。

雖然「伊底帕斯王」一劇有許多交代不清楚的情節和主題如上所述，可是我們仍不能不承認此劇的卓越超羣，其對人生意義的探討，結構的嚴密緊湊，文字的表達都是感人至深。如果劇情有曖昧含蓄意義之處，引起後代閱讀者各種猜測，豈不是每個偉大的悲劇本質上都會引發意見紛紜的困擾嗎？

參考資料

Translations:

Dudley Fitts & Robert Fitzgerald, *Oedipus Rex* (Otto Reinert, ed. *Classic through Modern Drama*,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70,) pp. 1-48.

John Gassner, *Oedipus the King* (contained in J. Gassner,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Drama*, Taipei: Doubleleaf Book Co., 1978,) pp. 13-31.

David Grene, *Sophocles (Greek Tragedy, Vol. I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Richard C. Jebb, *Oedipus Rex*,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3.

W. B. Yeats, *Sophocles' King Oedipus*, London & NY.: Macmillan, 1928.

Criticism:

William Nickerson Bales, *Sophocles: Poet & Dramatist* (NY: A. S. Barnes & Co., 1961),